

★天山特警队风云★

一个天衣无缝的骇人阴谋
一场戛然而止的惊天浩劫



江公◎著

雪狼行动



NLIC2970869928

两个神秘而诡异的杀手，一群骁勇善战的**特战精英**，一个不为人知的“雪狼计划”
看不见的硝烟中，是敌人狰狞地笑到了最后，还是我们扼住了那只**罪恶的毒手**
拨开层层迷雾，一场惊天的浩劫原来曾那样逼近……



雪狼行动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狼行动/江公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2

ISBN 978-7-80232-577-7

I. ①雪…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79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雪狼”小组 / (1)

一个好色的杀手就是一个有弱点的杀手，一个必须控制的杀手。因而，主人每次使用哈桑都会考虑到这一点，既要给他一点血腥，又绝不能让他贪得无厌，就像一个高明的训大员，知道什么时候该适时地放开和收紧皮带。

第二章 雪豹特警 / (21)

他虽然经常猎色，可绝对不以色为念。他的兴奋点在于终于可以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既然主人说雪豹是个强悍的对手，那么雪豹就肯定很强悍。能遇到一个强悍的对手是章晗真正兴奋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向那辆警车射去的目光带有强烈的挑战性。

第三章 豪门宾馆 / (30)

他也没走电梯，踏着一侧的楼梯像狸猫一样向上攀去。到了四楼，他转了一下身，装作要上五楼的样子，眼睛则扫向四楼的走廊。这一扫竟令他吃惊不小，那个小妖一样的小姐正带着几个人围在他门前，服务员正拿着钥匙要开门。

章晗一惊之下立刻像猫一样窜上五楼，又从五楼进入电梯返回三楼进了贾迪尼的房间。

2

第四章 X省小镇 / (47)

贾迪尼接受过特殊训练，当然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两颗特制炸弹。但它们的威力他无从查考，皮靴匠信心满满的话不由得让他暗暗吃惊。

那人继续说道：“这两颗炸弹，一颗是定时的，你可以让它在你需要的时候爆炸，是你保命时使用的。另一颗是用电池就能引爆，你可以把它绑在身上与敌人同归于尽。”

第五章 相遇 F市 / (65)

果然，杨红霞抓住他的手腕并趁势往自己怀里一带，另一只手闪电般扔开皮箱，用她的肘部向花衬衫击去。立刻，花衬衫的脸上鲜血迸溅，而杨红霞又闪电般抬起膝盖，将花衬衫击向前方。这样，花衬衫鼻口处溅起的红色血液才没有溅到她身上。

第六章 特殊使命 / (84)

可就在所有人都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意外发生了：章晗的瓶子碰到了杨红霞的筷子，发出了“呯”的一声脆响，可周成岭的头却在这一刻远去，同时听到章晗闷闷地“哦”了一声。他就像那沙滩上被潮水抛弃了的鱼儿，张着嘴只有吐气的份。

第七章 追捕 X 省 / (100)

周成岭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眼看着泰海花园就要到了，那里肯定是杨红霞的住所。看杨红霞的样子，周成岭真不知道她下一分钟会给自己出一道什么样的难题。虽然是执行特殊任务，可他也不敢越轨。事到临头，该怎么办呢？

第八章 红霞舞蹈学校 / (121)

杨红霞默默地设计了三种可能：一、让周成岭参入他们的行动，在行动中考验他，将他发展成为组织的成员，然后和她共同飞往法国；二、秘密拉他下水，在参加行动之后再通知他，并用女人的一切手段让他跟自己走；三、如果周成岭反目，那么就让章晗和贾迪尼处置他。

第九章 D市销车 / (129)

她的目光中带有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不信任、对人性的漠视。她的脸上宣示着一件事，那就是她是高于一切的，她是可以主宰一切的。她的嘴角有一道横纹，显示着似乎没有人敢于阻挡她，她非常自信，而这种自信让她到了自以为是的地步。

第十章 追踪 / (144)

4

等待会错过战机，这话不错，可不等待又如何出击呢？312国道进入G省之后与许多公路相接，越境分子会走哪条路？这实在是无法准确判断。他将目光投向舷窗之外，棉絮般的云朵组成云海，这云海就在机翼的下方缓缓流动。越境分子会在哪块云朵中呢？他们什么时候会破云而出呢？会从哪个方向破云而出？阿扎江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十一章 调虎离山 / (161)

让阿扎江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他们空中航行的时间里，失踪的捷达车竟然已经找到了。而且找到的过程非常简单，因为，这台车没停在别处，它停在开发区公安局的门前。好像有人故意送到公安局要投案自首，可它的主人却不在了。

第十二章 101 大厦 / (178)

阿扎江缜密的大脑始终在飞速旋转着。贾迪尼既然玩了个声东击西的把戏，那么他到了 J 市定会极其隐密，不可能再住酒店，也不可能再使用他在 D 市的身份证件。而且，他是个易容专家，肯定已经变换了嘴脸，藏在人群的某一个角落，且这一角落除了要利于他们隐藏之外，还要利于他们行动。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巴国总统，那这刺杀会以什么方式展开呢？

第十三章 定时炸弹 / (194)

这个警察身上有股杀气，而且非常强烈，扑面而来。他心中升起怀疑。两个警察怎么都不笑？他们的面部怎么那么僵硬？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到杨红霞的住宅来？难道上级要向杨红霞动手？那也应该通知他啊！

这种潜意识使他浑身的肌肉抽紧，神经的感受力向外延伸，就像雷达一样，而他的所有感官反应也在刹那间处于一级戒备状态。

第十四章 杰克 / (212)

他一摆手，所有人屏住了呼吸，这样一来，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微弱的钟表行走的声音。

阿扎江马上反应过来：“定时炸弹！”

“什么？”詹姆斯立刻变色，苍白的额角渗出了汗珠。这是电视转播中心，如果被炸毁，那么……他不敢想了，用手扶额角，感觉这钢筋铁骨的楼房都开始旋转。

第十五章 亲情 / (221)

成功并不容易。果然，杨红霞在看到张开双臂的冷朝阳时，脸上的表情是惊愕和怀疑的。杨红霞虽然心中内疚，可也有破釜沉舟的想法，反正就这样了！房间里，她绑了心中的偶像周成岭，又利用了亲妹妹，犯罪是肯定的了，她还能回得了头吗？这个时刻又来了她的姨父，多年没见的姨父，她的脑袋里有些转不过弯来，因此她后退一步，可还是叫了一声：“姨父，你是姨父？”

6

第十六章 生死决斗 / (229)

章晗自恃其勇，认为两脚之下二人都得飞走。可阿扎江和程志是何许人，他们抓住了老虎，岂容恶虎再跑走伤人？尤其是阿扎江，以千斤之力死死地攥住章晗的手腕，而抓住了他的手腕就是抓住了他的命门，使他再也无法打开“人体炸弹”的开关。

尾 声 / (252)

落日的余辉映上窗棂，那是一尺见方的铁窗，不管什么时候都透着一股寒意。杨红霞有时也做恶梦，梦见爆炸声响起，一幢大楼被拦腰折断，许多人倒在血泊中，许多人在废墟中挣扎，鲜血直流。

第一章

『雪狼』小组

一个好色的杀手就是一个有弱点的杀手，一个必须控制的杀手。因而，主人每次使用哈桑都会考虑到这一点，既要给他一点血腥，又绝不能让他贪得无厌，就像一个高明的训犬员，知道什么时候该适时地放开和收紧皮带。

狂风裹挟着碎砂从巨石裸露、狰狞如狼的山谷中冲出，在黑暗的世界里回荡。碎石击向窗棂，击向坚硬如石的玻璃，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

哈桑仿若乘风而来，趁着风势轻轻一跃，身子竟如轻灵的皮影一般挂在了窗上。他两只脚踩在窗子下面不足十公分的砖带上，两只手

搭向上面的砖带，整个人仿佛悬在那儿。

果然，如他所料，窗子后面的窗帘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垂落，在窗帘的上方出现了一道空隙。他的眼睛完全可以通过那道空隙射入室内，甚至像“封神演义”中的杨任一样，伸出个巴掌直抓向室内。

其实，室内什么也没有，这里穷得令人悚然，一切都像这裸露的岩石一样寸草不生，狂风刮过，除了灰尘就是沙土。自然界是赤裸的，人们的家中也是赤裸的，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木材就没有箱和柜，没有电就没有任何电器，因此这个屋子可谓陡空四壁。

但是，屋子里却点着一支蜡烛，微弱的亮光下有着哈桑梦寐以求的东西——朝思暮想的人体。

这里几乎一切都是裸露的，可有一样东西永远是包裹着的，那就是女人。这里的女人包裹在长袍里，包裹在头巾里，还包裹在面巾里，因此这里的女人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

哈桑是耐不住这神秘感的诱惑的，他就如同狼能嗅到血腥一样，嗅到了这幢村子边的房子里住着一个独身的女人。

哈桑喜欢女人，也许他的肾上腺素特别发达，这使得他身体格外强壮，再加上组织的加强式训练，哈桑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身轻如燕、臂长如猿、拳大如斗。然而，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他胆大如卵，因而在这些巍峨狰狞的山谷里就像豹子一样矫健、狼一样凶狠。

组织上一共有三十六名杀手，他们分在各地执行特殊任务。在一次集中整训中，哈桑的一双铁拳打倒了所有同事，可主人并没有因此让他当“头”，主人说他当不了“头”，因为他只有勇气和力量，而这勇气和力量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智商。

哈桑也不想当“头”，当一名纵横千里的杀手就是他的理想。因此，哈桑始终是组织中的一名普通杀手。可是，要说普通，他也不普通，每一次艰巨的任务都会由他来完成。许多别人无法也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主人也会想到哈桑，而主人的每一次想到都会让哈桑感到

振奋。他不怕危险，也不怕死亡，他相信只有死亡才能使他脱离苦海，才能使他步入天堂。

一个不怕死的杀手将会是多么可怕的杀手，而哈桑就是这样的杀手。

可是他好色，对于女人，他有着蚊子嗜血般的本性。对哈桑来说，女人可以使他血液畅流，使他精神振奋。

一个好色的杀手就是一个有弱点的杀手，一个必须控制的杀手。因而，主人每次使用哈桑都会考虑到这一点，既要给他一点血腥，又绝不能让他贪得无厌，就像一个高明的训犬员，知道什么时候该适时地放开和收紧皮带。

现在，没有任务，主人没有召唤，哈桑感到十分轻松，而这轻松促使他想起了那间房子，想起了那间房子中的独身女人。因此，趁着夜黑风高，他溜出了基地，溜出了从风沙满天的 A 国而扬名全球的幻影山谷。

他的目的就是那间房子，确切地说就是那间房子的女主人。由于趁风而来，沙子已经灌满了他的耳眼、领口甚至是嘴巴，可他不在乎，两只喷血的眼睛顽强地从那道窗帘上方的空隙投向了室内。

简直是无巧不成书，屋子里居然出现了令他朝思暮想却又倍感意外的一幕。原来，那女人烧了一大盆水，那水还冒着浓白的蒸汽，而弥漫的气雾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女人雪白的肉体，既没有穿那始终如一的长袍，也没有一丝一缕裹在身上，完完全全是一具赤裸的女性的胴体。

只见她长长的头发顺着圆润的双肩垂下，白皙的皮肤在昏黄的灯光下闪闪发亮。虽然这里沙尘满天，可女人的身体裹在落地长袍里，没有受到丝毫侵袭，皮肤细嫩而光洁。

女人转过身去，哈桑一眼就看到那小山一样隆起的乳房，肥白的，像锥形座儿一样，很结实，硬硬地挺在女人的胸前。最高处是樱桃般鲜红的乳尖，虽然看不清色泽，但哈桑分明感觉到了。

此时，他眼里仿佛伸出一根触须，拼命向前够着，从那女人的头、肩、胸，一路向下。下面是柔软的腰肢、光滑的腹部，上面还有一个圆圆的、深陷进去的肚脐。他眼中的触须一刻不停地向下探去，却没有看到如他所愿的风景。

那女人保留了自己的短裤，这意犹未尽的感觉让哈桑十分恼火，他一把抽出靴子上的匕首。那匕首很特殊，通体用精钢打造，一面是锯齿，一面是锋利的刀锋，上面还有一个血槽，不说吹毛断发，可也尖利无比，曾在哈桑的大力挥斩之下放倒过数棵大树。

此时，他打算用它来打开面前的玻璃窗，然后他要像饿狼吞食羔羊一样，在这个女人身上发泄自己早已难耐的兽欲。

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叫声，那声音尖利而怪异，在这黑暗的夜里令人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哈桑身子一缩轻轻地落到地上，同时回头朝发声的地方望去。

原来，这个村庄的外面有一棵不知年岁的枯树，已经死亡，只剩下干枯的枝桠嵯峨地伸向墨蓝色的天空。此刻，那树上竟落着一只猫头鹰，鹰的眼睛正发出湛蓝的光泽，朝哈桑一个劲闪烁着。

哈桑生在中国，知道那句俗语：“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猫头鹰就是俗称的“夜猫子”，是一种凶兆，可哈桑不信这个，只是觉得此刻出现夜猫子，使他原本激奋起来的心情遭到了破坏，这让他有些恼怒。

突然，咕咕叫着猫头鹰对着他又发出一连串的惨叫，配合着这声声惨叫，山谷中突然刮来一阵狂风，直吹得夜猫子身后的那轮残月都在颤抖，让人不由得倍感凄凉！

见此情景，哈桑哪里忍耐得住，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戴有消声器的手枪扬手就是一枪。登时，那只一直站在枝头“咕咕”叫得欢的猫头鹰箭一样从空中坠落。

“呸——”哈桑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把手枪插回腰间。这时，腰间传来一阵震动，哈桑的蜂鸣器响了，是两长一短。作为受训

已久的头牌杀手，哈桑当然知道这是组织发给他的信号，召他立即回总部的信号。当然，他更知道组织的命令意味着什么。

此时，他又回头朝那幢住宅望了一眼，黑暗中那宅子显得格外诱人，而且随着夜猫子的坠落，那女人美妙的胴体又出现在他眼前，那种冲动更是顽强地在他体内如波涛般汹涌起来。

不行，宁可受到处分，他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他轻巧地弄开房门闯进了室内。

那女人刚把身体放进大盆里，一个熊一样魁梧的大汉就闯进了她的房间，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手持一把利刃。突如其来的情景震惊了这个独身的女人，她大张着嘴，将那声即将破喉而出的喊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哈桑忽略了女人眼里的惊恐，汹涌的情欲让他抓狂一般从大盆里拎起那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可怜的女人还没来得及看清突袭自己的男人长什么样，就身子一软，昏倒在男人的身上。

哈桑的情绪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他也来不及看清身下的女人长什么样，就开始尽情地宣泄积蓄已久的兽欲。半个小时后，可怜的女人在哈桑的剧烈折腾下悠悠醒转，非但没有反抗，反而双手抱住他粗壮的腰发出一阵阵满足而惬意的声音。

可是，哈桑兴奋归兴奋，却一点也不糊涂，他明白留下这个女人就是个祸根，不管是这里强悍的部族寻仇，还是组织找到依据之后的处分都会让他遭遇无穷无止的麻烦。虽然哈桑不怕麻烦，可这没必要的麻烦还是躲开为好，况且曾经的训练课告诫他，一个杀手最重要的就是与感情决绝。

因此，从那个女人身上爬起的一刻，他闪电一样出手了，手中的尖刀掉了个个，刀背压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女人赖以呼吸的喉管立刻就像压上了巨大而沉重的闸门，呼吸骤然停止，脸色慢慢由红润而变得青紫，她竟然连挣扎一下都来不及，脑袋一歪，嘴角喷涌出一口鲜血，就这样死在了哈桑的身下。

哈桑头也不回地冲出那幢住宅，他一刻也不能停，组织召回的蜂鸣器一直在响，主人肯定急了，他再也不能怠慢了。

他就像乘风而来一样，又在暗夜中乘风而去。

半个小时后，他走进险恶群山中一个叫幻影山谷的地方。这山谷里没有任何植被，岩石狰狞嵯峨，上面仅有的一点土壤也被大风卷进满天的沙尘中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这里，任何东西都是裸露的，大自然就好像恢复了最原始的风貌，一点也不带人工的痕迹。可是，在这裸露的岩石以及裸露的山谷间却有着无数的山洞。

这些山洞曲折幽回，谁也不清楚它们到底延伸到哪儿去，开口在何处。这些山洞就像一座座天然的迷宫，只有哈桑的主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他对这些山洞了如指掌，不需要地图，只要在脑海里搜索一番，就能来去自由。

尽管哈桑在这里受过训练，可也只知道部分山洞的秘密，因为主人召见他时总是在一个固定的山洞里，其他的山洞他还没有机会去，主人也不会叫他去。而且，主人召见每一个杀手都有固定的场所。哈桑很熟悉那个每次召见自己的山洞，所以一踏进山谷就马不停蹄地朝那个固定的山洞奔去。

这山谷的最高处有一个隐蔽的发射塔可发射信号，会将主人的意志随时传达给他的部下，方圆百里甚至数百里都可以覆盖。这条山谷虽然荒凉而偏僻、苍凉而狰狞，深深的山洞里却有许多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包括通讯设备和枪支，此外还有最舒适与豪华的生活用品。

因此，幻影山谷虽然处于这个世界上最荒凉的角落里，却闻名遐迩，有人对它心惊胆颤，有人对它嗤之以鼻，这些当然都与它所拥有的三十六个可以亡命天涯的职业杀手有关。

这三十六条汉子每一个都将生命置之度外，一个人要是连生命都不在乎，那他还能在乎什么呢？必要时，他们会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一样将自己做成人体炸弹扑向任何一个目标，虽然会伤及无辜，可其

传播的恐怖信息却强烈地刺激着正常人的神经，强烈地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活。

因此，幻影山谷威震海内外，不管人们对它是感到恐惧还是感到厌恶，它都那样顽强地存在着，就像太阳上的黑子一样，而它就是那地球上的黑子。

此时，哈桑正向这“黑子”走来，突然他打了个激灵，身体猛地下挫，迅速在一块大石后面隐住了自己，因为他感到前面正有人迎面而来。而那个人也发现了哈桑，却没有躲，口中随即发出一声尖厉的哨音。

“洛奇！”他是三十六名杀手中的一个，也是哈桑最畏服的一个。在这条幻影山谷里，除了主人，能够让哈桑服从的只有这个洛奇了。倒不是因为这个洛奇比他强悍，实际上，不管是枪击还是搏斗，洛奇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洛奇另有绝技，一手飞刀夺命可以杀人于无声，而钢丝索喉更是杀人不见血。这种悄然无声、不留痕迹的手段虽然不如哈桑的手法那般杀气冲天，却有着毒蛇般诡异的杀人气势，让人觉得无比恐惧。

而且，洛奇擅长易容术，再加上服装的巧妙变化，即使是哈桑也有可能“对面不见人”。因而，这种隐身的手段更使得他人对洛奇防不胜防。

有一次，他们奉命到D国去执行任务，D国的警察和宪兵将哈桑围困在一个村庄里。眼看着搜查人员步步逼近，哈桑似乎感觉闪光的枪刺就要伸到眼前，他按紧了怀中的手雷，准备一旦落入敌手就来个同归于尽。

就在这个时刻，洛奇不知在哪干掉了一名D国的传令兵，易容后向D国警察部队的长官传达了错误的命令，让D国警察撤离，帮助哈桑逃出了法网。

从此，哈桑对洛奇除了畏惧之外更增加了几分佩服。而主人对他俩更是了如指掌，使用起来也是恰得好处。放飞哈桑的同时，肯定会

有洛奇来掌握他。如此一来，他俩就如同飞行中的长机和僚机，也如同山林中的狼和狈，相辅相成，取长补短，成为三十六名杀手中最恐怖的一对。用主人的话说，他俩就是他的金牌杀手，专门执行最艰难的任务。

哈桑回了一声口哨，并从大石后走出。黑暗中，哈桑给洛奇做了一个手势，两人回身就走，一前一后，心知肚明，谁也不需要说话。

他们在这黑暗中走得飞快，不一会，一块巨石后面闪出一丝光亮。巨石后面站有一个卫兵，他的枪刺映着光亮透出森森寒意。这里白天不冷，可到了晚间却奇冷无比，仿佛荒凉的山谷散光了白日太阳留下的最后一线温暖，释放出本身的凉意，让人颤栗不已。

山洞里则不然，不但隐蔽而且温暖。

走进其中，曲曲折折就如同迷宫一样，拐角处不时闪出荷枪实弹的哨兵，他们低声喝问着来者，可一旦看到是哈桑和洛奇，立刻敬礼，很尊敬地给他们让路。

进到里面，眼前出现一间十分宽畅的洞室。洞室地面上铺着一块X省纯毛地毯，头顶悬着一盏度数很高的电灯。原来，山洞配有发电机，发出的电量使这里的所有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转。主人可以随时和部下保持联系，使这些雪狼一样的部下随时能够听命而至。

主人看上去有些瘦弱，但两道剑眉下面的目光却非常锐利。此时，那锐利的目光扫向匆匆进来的哈桑和洛奇，两个人立刻规规矩矩地站好。脚步声立刻停止了，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在这几乎板结的空气中微弱地响着。

主人的眼睛在二人的脸上停留了足足一分钟，二人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等待主人的训斥。尤其是哈桑，心中似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暗道：难道主人知道了自己的丑行？他知道，如果主人知道了今晚的事情，处罚是难免的。在这个组织里，谁敢忘记教义，主人决不会轻饶。

哈桑此刻屏住了呼吸，甚至张开了每一个汗毛孔。他准备主人一